

再大的风雪,冻不住回家的脚步

上车了,安心了
新华社发再辛苦也要回家
快报记者顾炜摄

“我想回去看看孩子们,家里有5个娃娃呢!”
“以前都是和妈妈一起打扫卫生的,妈妈等我回去大扫除。”
“离开家很长时间了,想回家给孩子一个惊喜。”
风雪阻断了人们的过年回乡路!尽管孩子们冻得哇哇大哭,大人们冻得瑟瑟发抖,但没有人退却,依然在风雨中等待希望。家,情感的皈依,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!

□快报记者 赵丹丹 胡玉梅

旅客:闫德勇
目的地:长春
临时出院回家给女儿惊喜

他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,鼻子里插着管子,而妻子站在一旁,用晾衣杆吊起丈夫的输液瓶。他叫闫德勇,20多天前他和妻子于晓杰刚从长春来到南京,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南京,不是为了旅游,而是为了看病。

闫德勇患有肠漏,12天前刚在军区总医院动过手术,一直在恢复中,现在他不能进食,只能靠管子插进胃里,输送营养液来补充能量,这样的情况要维持三个月。今年春节他们原本没打算回家,打算在南京医院里过的,可是这几天闫德勇想女儿想得厉害,连做梦都想,要过年了还没来得及给女儿买件新衣服,每次女儿打电话来都问:“爸爸你好了吗?什么时候回来啊?”“我这病生不了一天两天了,前些年曾经有一年过年就在医院里,那滋味不好受。”前几天,闫德勇突然和妻子说:“咱们回家吧!”“你身体受得了吗?”妻子有点担心。“可回家才叫过年啊。”闫德勇肯定地说。他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,和医生商量了一下,医生没有反对,他和妻子就匆匆赶到了火车站,“没办法只好用晾衣杆吊着盐水瓶了,不是有点怪?”

尽管车程有26小时,而且闫德勇得时刻插着管子,但他却显得很兴奋:“我要回家了,要见到女儿了。我没告诉他们我要回家,等到家时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”

旅客:李明芹等六人
目的地:安徽明光
六姐妹步行两小时赶车

火车站候车大厅里,六个中年妇女席地而坐,她们一个个搓着手,紧紧挨着,互相取暖,身旁则放满了大包小包的口袋。饿了就拿出兜里的饼,嚼两口。

一打听才知道六个老姐妹都65岁上下,来自同一个地方安徽明光,这次是结伴回家的。健

谈的李明芹说,她们的火车票其实是2月12日早上8点的,10天前就买好了,可是11日早上一睡天下雪了,怕路不好走耽误了回家,她们赶紧收拾东西,拎着大包小包往火车站赶,等了半天公交车没见到影子,她们索性步行来了,足足走了两个小时。“那这一晚上就呆在这了?”“是啊!”六个老姐妹异口同声。“没事,我们不怕冷,只要能早点回家,就往墙边一靠凑合一晚上就成。”

10年前,她们先是去丹阳帮人采茶,后来又有人建议她们来南京帮人采茼蒿,她们就到了南京八卦洲,每月赚上四五百,总比在家里一分钱不赚的好。每年过年都是如此,李明芹和姐妹们早就把火车票买好,行李收拾了一遍又一遍。这次春节前,李明芹的儿子早早就打了电话:“妈,我们都从外地回家了,你也赶紧回来啊。”“南京是好,但没有家里好,家里老伴都把肉腌好了,儿子把孙子也带回来了。”李明芹说早点回家,和老伴孩子围着桌子吃个团圆饭,比什么都强。

旅客:张雨露、许辉
目的地:徐州
带结婚照回家挂起来

回徐州老家的火车票是昨天凌晨三点半的,可到了下午两点车都没来,张雨露和许辉这对小夫妻有点着急,张雨露不停地去看显示屏,就希望看到上面展示出“检票”的字样,她的手机从早上开始就响个不停,全是妈妈打过来的,“什么时候上车啊?”“怎么还没开车?”全是类似的话。“这倒霉的天气,真是急死人了。”张雨露坐不住了,不停地来回走。

张雨露来南京8年了,上大学就留在南京工作。“工作后尤其忙,每年只能回家一两趟。”3年前她认识了盐城人许辉,去年8月刚刚领过证,这次回家,对于小两口来说,意义不一样,这是他们结婚后第一次回女方家,为此他们花了两个晚上大采购,买了一大堆的东西,有给妈妈买的羽绒服,给爸爸买的围巾,还有给奶奶买的营养品,他们还带了件最特别的东西——

婚纱照。她拿了出来,上面她和丈夫笑容如花。“我很喜欢这张,想带回家挂在我的房间里。”张雨露说,爸妈特意布置了他们的新房,床单和被子都是新换的,老早就打电话来催着他们回家了。“我都能想象出我妈看到我们的样子,准是咧个嘴,笑得跟朵花似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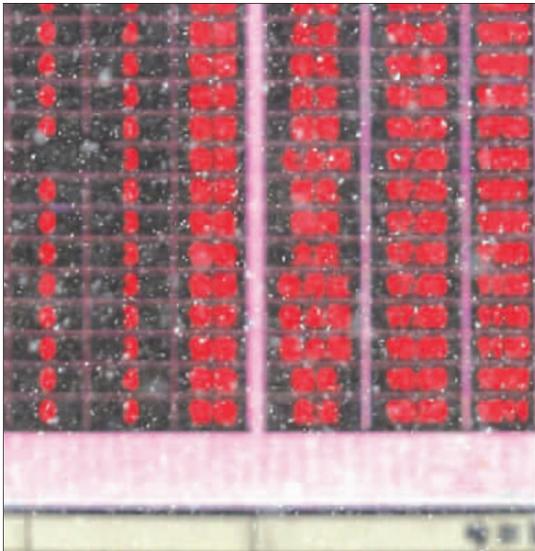
旅客:杨奶奶
目的地:盱眙
天再冷也要回家

KK3523,这是一张去盱眙的汽车票,发车时间是6:20。平时,从南京到盱眙只要一个半小时就足够了。但昨天,杨奶奶和儿子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钟,都还没有踏上回家路。一旁,不停有“黑车”来吆喝,“去盱眙,去盱眙,1000元!”杨奶奶摇摇头,汽车票才46元钱,凭什么黑车就要1000元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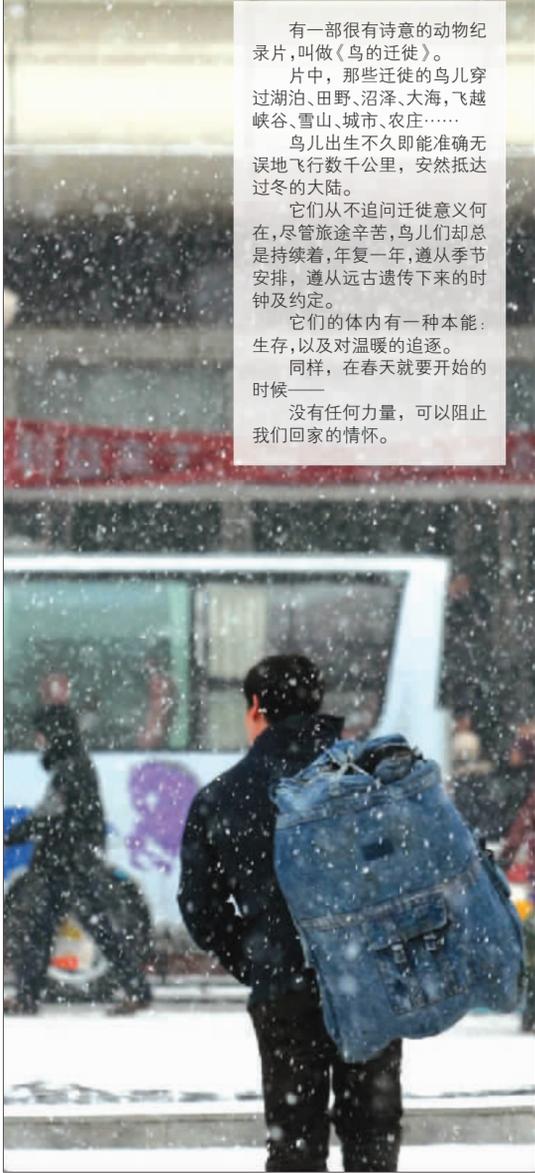
下午2点钟,中央门汽车站广场外也都是人,杨奶奶和儿子站在附近一家商场的广场上,地上摆放大大小小的袋子,穿着一件黑上衣,干干净净。

别看杨奶奶已经快60岁了,但做家务有一套,是个麻利人,几年前,她来到南京像年轻人一样打拼,做的是保姆,专门给人烧菜做饭,工资每月也有1800多元。为了能够回家过年,几天前,她就让儿子排队买票了。盱眙并不远,儿子很容易就买到了票。杨奶奶开心坏了,赶紧向雇主请了假。在外忙碌了一年,终于盼到回家了,杨奶奶兴奋,前天夜里一夜没睡着。

“我家在农村,冬天风大,没有空调,厕所都是最原始的,大冬天上厕所冻得屁股凉,但我就是想回去。”杨奶奶说,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。为了能赶上客车,杨奶奶和儿子天不亮就起床了,辗转了几趟公交,终于赶到了汽车站,就在庆幸没退到票的时候,儿子告诉她一个坏消息:大雪,没有去盱眙的班车,他们乘坐的那趟车不开了。焦虑,烦躁……那么近的路怎么就回不去?着急中,杨奶奶和儿子跟着大队人马出了候车大厅,儿子说,去盱眙的人很多,肯定能回家。



有一部很有诗意的动物纪录片,叫做《鸟的迁徙》。片中,那些迁徙的鸟儿穿过湖泊、田野、沼泽、大海,飞越峡谷、雪山、城市、农庄……鸟儿出生不久即能准确无误地飞行数千公里,安然抵达过冬的大陆。它们从不追问迁徙意义何在,尽管旅途辛苦,鸟儿们却总是持续着,年复一年,遵从季节安排,遵从远古遗传下来的时钟及约定。它们的体内有一种本能:生存,以及对温暖的追逐。同样,在春天就要开始的时候——没有任何力量,可以阻止我们回家的情怀。



雨雪难以阻断人们回乡的脚步 新华社发

你是不是也说不清,为什么要回家?你想回家了,这样的本能胜于一切理由。就像所有的候鸟历经千辛万苦,就是为了找一片温暖的栖息地。

四个快报年轻记者的风雪回家路

带着两坛老酒,他去了又回

昨晚九点多,快报记者崔洪曦突然出现在办公室,同事一见,哈哈大笑,“小崔,不是说好晚上七点出发去河北给老丈人拜年的吗?怎么又回来了呢?”接着拿他打趣“是不是被老丈人打出来了?”

昨天晚上7点多,扛着两坛三斤装的南京地产“私藏白酒”,拎着大包小包特产,小崔和未婚妻奔到了南京中央门汽车站,打算乘坐开往河南郑州的班车,再到河北给老丈人拜年去。

班车应当在当晚9点出发,哪料到,一到汽车站,站内还是黑压压的一片人,售票窗口全部变成了退票窗口,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队,显然,他们都是退票的。

“那么多人退票,我的行程会不会也泡汤?”小崔拎着行李挤到服务台,询问车站工作人员,晚上9点去郑州的车能否正常发车?工作人员机械地摇了摇头,满脸疲惫地说:“不跑了,高速公路封掉了。”

“也不知道,要看老天帮忙了。”小崔一听,心都凉了。第一次给老丈人拜年,总不能泡汤啊!“去火车站试试,说不定还能买到票。”他一路狂奔,赶到火车站,排了20分钟的队,老天保佑,竟然买到了去郑州的火车票,是12日晚上的,到郑州还来得及赶到河北过大年三十。

买到票,小崔放下心来,感觉行李也变轻了。乘地铁,回到报社看看,休息下,为明天的再出发做好准备。

出发12小时后再在路上挪

快报记者鹿伟的家在山东烟台,通畅的话,14个小时就能到家了。没想到的是,她被大雪“堵”在了济南。

鹿伟在南京上车的时间是昨天凌晨1点钟,到了中午12点40分,火车才缓缓驶入了济南站,晚点近4个小时。想不到的是,堵车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济南汽车站每隔半个小时左右,就会有一班车发往烟台,全程高速,但是由于大雪,路面结冰,高速居然封了。于是鹿伟想到了买飞机票,直接飞回烟台,“那明天呢?”小崔追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小崔追问。

行,但是恢复售票还得等一会时间。“没有别的办法了,只有等了,但愿能快点到家。”鹿伟说。

9小时车程走了18小时

家在湖北十堰的快报记者刘芳,买的是前天19:20的汽车票。因为下雨,刘芳赶到中央门汽车站时已经19:30,本以为耽误了这班车,可她跑到检票口时才发现,这辆加班车竟还没到站。直到20:10,刘芳才开始检票,而汽车驶出中央门汽车站时,已经晚上9点。因为雨天路堵,汽车在市里转了近一个小时才驶出南京。

凌晨6点左右,睡醒的刘芳感觉应该快到十堰了,可旁边的乘客告诉她,现在车子才到河南信阳。9:00,刘芳的车来到河南南阳时,被当地交警拦下。因为道路结冰,交警要求过往车辆安装防滑链。交警开着警车在前方带路,低速通过了南阳的结冰路段。后来,同样在警车带领下,她所乘坐的汽车驶过襄樊。直到昨天15:30左右,刘芳所乘坐的汽车才到达十堰,本该9个小时左右就到家,而刘芳这趟车竟耗费了18个小时。

快报记者 朱俊俊 刘峻 张瑜 连线报道

[记录] “站7个小时回家,我不在乎!”

早上起床,开窗望去大吃一惊,满地皆白。“今天去山东莱州的车能不能发啊?”急忙往中央门车站打电话,反反复复都是忙音。幸好之前留有车上司机的电话,急忙打过去,“这个我也不知道,你问站上也。”虽然害怕不发车,带着个大人行李白忙一趟,可是更害怕万一发不了,错过了回家的时间。

什么也不想了,急忙下楼到路上拦车,到了中央门车站,走到哪都是人,挤在一起连车站的大门都望不到。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温柔的女声:“由于大雪影响我站发车,为了大家的安全,请旅客同志们暂缓进站”……对于一个急着回家过年的人,这不是好的消息。

我试图进到站里一问究竟,可是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群,排得我随行李东倒西歪,前面站立的人群,却始终纹丝不动。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退票的,车站的电话全都打不通,我只有继续拨打司机的电话,得知车站已经禁止发车了,而我要坐的那趟车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趴着。

雪化成的泥水,早已经把我的鞋底底透透了。站内音信全无,站外人山人海,乘客有增无减,我终于绝望了,决定打道回府,撒行李返程!

打电话回家,妈妈一听下了大雪立马劝我不要着急回家,很快又打电话来说,要不坐飞机吧,不要怕花钱。劝我不要着急的人原来最着急,急忙另寻他途。查询票务,飞机票年三十之前的全无,火车票同样全无。我不要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,带着寒气冲淡家里温暖的年味。

回家过年的渴望,动员了每一个细胞。飞机没票,汽车不保证,火车票还有站着回去的可能,只要能回家,那就站着回去吧!

明天,明天,我将重新燃起斗志,背起回家的行李,希望能幸运地挤上车,回家去。虽然要站7个小时,可是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,只要能回家就好,这是新年,也是我之所以要追赶春运的理由。

快报记者 李颖鑫

2月11日

回家是对一年辛苦的补偿

“临近年关,在外辛苦了一年的人急着回家,这种迫切心情是值得理解的。”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吴亦明说,几千年来,回家过年是中国的传统。近些年,伴随城市化的进程,中国有一亿多农民进城务工,过年更是农民工们“候鸟式”最大规模的一次迁徙。

“过年是一年辛苦的总结,也是新一年的起点,盼着来新年的起步。回家了,不仅是把一年的辛苦带回去,也是把一年的成果、收获带回家,回到家,一年的辛苦就能够得到补偿了。而且可以进行新一年的规划。家是社会关系的原点,家庭关系是社会的

基本群体。现在许多人在外打工,人在外,根还在老家,家里有老人,有妻子,有儿女,这些人迫切需要在外的人回家。”吴亦明说,“家”不仅有经济功能,有抚养赡养的功能,有保障的功能,还有性爱、情感交流的功能。自古以来,家就是这么有凝聚力。

除了“人”等着回家外,“事”也等着他们回家。现在在外打工的都是年轻力壮的,家里留守的往往是老人、孩子、妻子,家里的主心骨一年到头在外,一年也积累下了不少事情。顶梁柱回了家,很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,甚至不少家庭,还等着在外的人带钱回家过好年呢!

“家是回归的终点站,每个人都会对家充满依恋。”江苏省心理学会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秋云说,家是每个人心灵的港湾。最关键的是,家是一个最最放松的地方。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大,人际交往环境错综复杂,但回到家,所有的压力都可以不管了,对自己的父母没必要防备,在自己家里,是一种最放松的状态,想干啥就干啥,轻轻松松的,工作上不如意的事情可以和父母聊聊,还可以暂时忘记工作压力,不用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。

归结起来就是:家是每个人情感的皈依。



Das Auto.